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83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改版了!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金陵蟹事

□南京 李泳

“秋风响,蟹脚痒。”这句俗谚形象地说出了秋天是食蟹的季节。昨晚,我披着秋风去赴好友的螃蟹宴之约,一路上饶有兴致地捡拾过种种蟹事,虽是琐碎却也温馨。

世人都说最爱吃蟹、最会吃蟹的是有着“东方莎士比亚”美誉的李渔,这位清乾隆时客居南京的杭州人,因对蟹痴迷,竟将秋天叫“蟹秋”。或问蟹美在何处?“鲜而肥,甘而腻,白似玉,而黄似金,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,更无一物可以上之。”再问如何吃最美?“世间好物,利在孤行。”亦即指最好的烹制方法是孤独一蒸,存其真味,并且书之成文,被人们奉为定论。南京人食蟹,大多便也取蒸食一法。

对于食蟹的林林总总说法,似乎还可以去南京小仓山的随园向袁枚求证,这又是一位食蟹老饕,碰巧他与李渔是同时代人,也是杭州人寄居南京。两位同乡所见相近,都说“蟹宜独食”,并且袁枚还别出心裁地独创出一套纳蟹肉、蟹黄于蟹壳与生鸡蛋同蒸的“剥壳蒸蟹”的烹调技法。

民国时期江西人李瑞清在南京授业,亦嗜蟹如命,曾创下过“日食百蟹”的纪录,故有人称其为“李百蟹”。几位外乡客食蟹的风雅居然都要跑到南京来占得,并成为国人共识,可见南京蟹事之盛,鲜有其匹。

南京人有没有独特的烹制螃蟹的方法呢?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某天下午时分,母亲带着我走进城南三山街附近的小巷访友,恰巧邂逅一处喧闹异常的零食担。彼时按时令离深秋螃蟹上市还有小半年呢,然街头竟弥漫起鲜美的蟹香。听母亲说,那就是南

烟火人间

## 魂牵梦萦千垛情

□泰州 居晓年

四时好景

中秋国庆,喜迎双节。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匆忙踏上回乡之路,从泰州到兴化,从城市到乡下,所见所闻让我耳目为之一新。

双节秋韵,秋高气爽;沿途看景,美不胜收。窗外是流动的风景、坦荡的田畴,丝带的河流、金黄的稻谷,碧绿的莲叶尽显勃然生机。南来北往的车辆,载着金秋收获的希望,载着对家乡的希冀,让我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。

来到乡下,我们先去看望了年过80的老丈人、丈母,二老看见我们回来,嘘寒问暖,笑意写在脸上。尔后,我们到第二故乡的草王村,看望了胞姐一家人。在姐设宴的酒店吃完饭,饶有兴趣地参观草王的发展新景象,火红的灯笼高高挂在大街两旁电线杆上,粉刷过的民房建筑,处处旧貌换新颜。

正在意犹未尽之时,接到胞妹在千垛景区演出现场打来的电话:“哥,千垛风景区的大型实景表演下午两点半就开演了,你过来看看,真的精彩有意思!”机会不容错过,妹夫连忙带我骑着电动车风驰电掣地向景区进发。

没过多久,妹夫把我送到了目的地。早

来到四川的青城山,正值夏季,山上的树木绿得旺盛。阔叶树和针叶树,枝枝相衔,叶叶相接,重重叠叠,昂首仰望,整个天空都给遮住了,太阳像穿针般地钻进来,投上星星点点的光斑。抬头四望,你看不到片土、片石,仿佛空气也是绿的。嫩绿、青绿、墨绿,把座青城山封得严严实实。透过绿叶的隙缝看连绵的群山,是蓝悠悠的绿;拨开枝叶望深邃的山谷,是黑幽幽的绿。黄山有峥嵘的怪石,庐山有赭红色的断壁,突破绿的封锁;青城山绿得太甚,阳光难入,走在山路上使人感到阴森森的。看来唯有这个“幽”字,才能传其神。

“鸟鸣山更幽”,我在青城山深切领略到王籍这句诗的韵味。林深叶密难觅鸟,声声鸟语,像从树枝的隙缝里进出来的,像从片片绿叶上弹跳过来的。而且青城山的鸟声,东山几唱,西岭数声,节奏舒缓,高低和谐。还有那夏蝉像抹丝弦,啄木鸟像轻敲鼓板。青城山有这样一支轻音乐的小乐队,使我对那个“幽”字频频颌首。

“千岩迢迢藏幽胜”。青城山的道观,一处处、一座座无不体现那个“藏”字,或藏在峡谷之中,或藏在繁枝密叶之间,不到面前,很难见到红墙黑瓦。在逶迤曲折的游山路上;转过一个山角,见一处茅亭;又过一个豁

旅途况味

京的特色小吃“面拖油端子”。小贩不知从哪里弄来蚕豆大小的蟹苗,倒在面糊里投入铁模子,当即放进沸腾的油锅里炸。那炸出来的“油端子”亮黄若一块厚大的金币,一口吃下,用不着吐壳,又嫩又酥又香,诱人垂涎。

也还是那个年月,待到冬令时节,脚踏在被风火墙挤得逼仄、深邃的城南小巷,听寒风中长长一声叫卖:“螃蟹油哦……”沉闷而暗哑,却又勾起人们对蟹香的回味。那天,路边一位生着一张古铜色脸膛的中年汉子,背一只陶罐,打开盖子,里面是乳白泛黄的油脂,螃蟹的鲜香扑鼻而来。蟹肉、蟹黄、蟹膏浑然融在油里,分劈不开。忽见一位妇人买回半碗,据说家常烧青菜,放入一汤匙螃蟹油,顿时便会成为绝佳的美味。

人们对螃蟹的喜好,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,对它的外在形象就听不到什么赞美之词了。然而,南京人对它其实也有敬重的时候。据说旧时端午节上演名剧《白蛇传》,在此之前,出演《水漫金山》中虾兵蟹将的演员,必须停食水产品几天,以示景仰。

犹记小学时的图画课老师姓毕,其时他的老父亲沉疴在身,加之家里孩子又多,家庭经济负担过重,校方特许他自制一些手工艺品卖给学生,以贴补家用。每年秋后,他的制作材料中就有用蟹壳做的裁纸刀、蟹壳做的洗笔水盂之类,既好玩又实用,惹得同学们惊叫称奇,毕老师却一连连声地自嘲道:“雕虫小技,雕虫小技,螃蟹活计,恐怕还数扬州人厉害呢。”说这话时,只见他一脸的谦卑、诚恳与平和。从中也折射出南京人天性里那种特有的憨直、洒脱与气度。

在路口等我的胞妹,递给了一张入场券,让我顺利地通过安检进入了景区。

一场原生态水乡风情实景演出《壹念千垛》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。我也像其他游客一样,好奇地挤进人群中,抢占最佳观赏位置。因为有我胞妹参演,那今天下午的观看确实不能错过。两点半时间到,现场音响师的开场白,把大多数游客的眼球都吸引聚焦到了这个舞台。

《道情》《渔乐》《号子》《金榜》《花嫁》《丰收》,这六幕实景演出闪亮登场,每一幕均演绎得出神入化,展示了兴化地域特色,彰显出水乡人文魅力。尤其是富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兴化风情的节目《丰收》,用绚丽多姿、轻盈自如的形态展现了兴化的垛田文化,彰显着水乡文化特色,让千垛观赏的游客一饱眼福。

据了解,《号子》《丰收》是在兴化市“侨之缘”文化艺术团团长亲自带领指导下合演的,艺术团自成立以来,曾荣获多个奖项,多次上江苏省春晚,还多次与美国芝加哥华人艺术团交流演出。

古城兴化,如诗如画;千垛《丰收》,绝代芳华。

口,才见一座道观。它藏得这样幽深,欲与尘世隔绝。

我在天师洞住了一宿,领略了一下幽居的韵味。暮色朦胧,我倚栏看见山道上走来的黑衣道士,立即进入了苏东坡“时见幽人独往来,渺渺孤鸿影”的意境。晚间万籁无声,静得宛如置身于虚无缥缈的空灵境界。山深林密,夏夜犹寒,真是“天阙象纬逼,云卧衣裳冷”。半夜,天又下起雨来,先是雨点打着树叶的沙沙声,后是树叶上大滴的雨珠落在瓦片上的叮咚声。此时有声胜无声,更加显得幽静。天明,我走出山门,不由得心中暗叹,眼前佳境又让古人道破了:“山中一夜雨,树杪百重泉。”

摊开青城山导游图看,降魔石、洗心池呀,轩皇台上清宫呀……这么多的诱人之处,按游庐山、游峨眉的经验,以为非作两日游、三日游不可,出乎意料,仅用一天多一点的时间便处处皆到,我在轩皇台远眺了川西银光闪闪的雪山;在上清宫诵读了壁刻《道德经》五千言;在“呼应亭”放声高歌;在“四望观”游目八方……青城山的三十六峰,接肩挨膀而立,峰峰之间,曲径盘旋,我忽然悟到:这个“幽”字,不正是青城山的形象吗,两条盘旋而上的曲径,夹着座座青峰。

## 五路「彩」神

□南京 张怀珊

引江的秋,有五路“彩”神。

扬州市江都区与水为邻,有水滋润,爱在这里生根。江都人喜欢亲切地称之为引江的,是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处。引江,东线南水北调的源头,是江都人的瑰宝,引以为傲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。引江的秋,成熟、丰盈、华贵,特别迷人。

“黄金大道”乃第一路“彩”神。北大门入口至江都一站,465米的大道,108棵50年以上的银杏树分列两旁。每逢秋风乍起,已然金黄色的银杏叶,一片片像蝴蝶,翩翩然散落一地,厚叠叠金黄金黄地毯也似,色彩如金璀璨,宛若“彩”神,如梦如幻,吸引游人如织,遂得“黄金大道”之谓。

徜徉在黄金大道,神思会穿越。“风韵雍容未甚都,尊前甘桔可为奴。谁怜冷落江湖上,玉骨冰肌未肯枯。”这是李清照对银杏韵致的吟咏。银杏叶,是真善美。一柄二叶,代表调和,象征阴阳、春秋、对错,对立而和谐。银杏叶,心形状,两颗相爱的心连在一起。发芽,生成,由绿变黄,随风飘落,酝酿谢幕,矢志不渝,不正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爱情应有模式么?银杏树,公孙树,和恐龙同时代的植物,亦称活化石,寿命可达千年。经过漫长守候开花结果,长相知长相思长相依,合二为一,夫复何求!

二路“彩”神,天竹。处区内路旁,办公楼前,随处可见,叶叶透红,红红果果,果实累累,挂着,坠着,串着。“窗前一丛竹,青翠独言奇。南条交北叶,新笋杂故枝。月光疎已密,风来起复垂。”红叶天竹是南天竹的一个变种,引江天竹,果期持续时间相对较长,供人观赏,尽心尽力,尽情尽义。

三路“彩”神,红枫。东园与西园之间的“森林公园”,四站门前西侧的小花园,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万绿丛中溢千红,染层林,尽红枫,何必远足苏州寒山寺、北京香山、四川九寨沟打卡枫叶,诗情画意立马可得,何乐而不为?

四路“彩”神,芦花。出水侧河岸边,比比皆是。假如问,五路“彩”神谁和谁私下更亲更近更密切些个?无疑老三老四。仙女庙方言老三老四,意思不拿自己当外人,拿腔拿调。而红枫与芦花不搭界,“新霜染枫叶,皎月借芦花”,枫叶经霜变红,芦花之白却将明月映衬得更为皎洁。白里透红,与众不同,也许是最佳赞辞。

五路“彩”神,残荷。东门向南,清水平台,荷塘一带。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君若怀有一株残荷的心境,对待日常中的事情,想必那笑容里,也会增添几分纯粹。一枝荷,想她的夏天,荷叶如盖,盛开时娇艳醉人。念她的秋日,憔悴枯荷,凋落时气象万千。残荷之美,神来之笔,别有韵味。

引江之秋,有五路“彩”神,江都人的造化和福气。五者,五彩缤纷,五彩斑斓,五光十色;神者,神奇,神话,神化。

扬州琐记

## 快乐小漆工

□盐城 王洪武

扬州琐记

当年,购得一套三居室新居,忙着装潢,心中好不乐哉快哉!谁知这快乐,与帮我家油漆的那个小漆工相比,竟是小巫见大巫。

开始,我见他衣冠整洁,跟在师傅后面,以为是师傅带来玩耍的“少帅”。想不到他们进门就脱去包装,在师傅的安排下,干起擦砂纸的活儿来,原来他是个听人使唤的学徒工。

小漆工姓黄,刚中专毕业,家住偏僻乡村。师傅说,小黄父亲是村上一个医生,我听后禁不住惋惜地发问:“你怎么不随父学医,当医生不比做油漆工好吗?”小伙子尴尬一笑:“你不要听他瞎吹,我父亲哪算得上是个医生,替人治病,就靠玩鬼骗钱,我从小就反对他干这行,怎能还跟他学了继续害人呢?”接着他又诚恳地自我总结道:“我也自己照过镜子,读书不中,‘肚里货’学医不够用,不如靠船下篙,学个油漆工,只要好好干,说不定还能美化人们生活立大功!”小家伙说得顺理又顺口,逗得一屋人都笑了。

小漆工不仅做活认真负责,而且心地特别善良,擦砂纸上爬下,一丝不苟。学调漆,师傅让他多掺些松香水,可等师傅一走,他便朝师傅背后挤挤眼,又按规定比例将油漆“呼噜”倒进缸子里。墙壁、木榭,该漆几遍就漆几遍,从不减料偷工。他说:“做手艺要诚实,不能黑心!”

我房间走廊里有个写作台,色样、骨架还好,只是桌面早已斑驳陆离,不像样子。我想将它扔掉重买。小漆工听后连连摇头,说不可不可。勤俭节约,反对浪费。这小子我帮你刷刷一样用。果然,他连加了几个晚班,将那桌子仔细油漆一新。我要给他一点报酬,他笑笑,又连连摆手,说:“老人家教导的,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,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。”

尽管他从早到晚,手脚不停,忙得浑身汗涔涔,但一边干,一边哼着流行歌曲,真正是乐在其中。每天收工他都不忘到处检查一遍,然后重新穿戴整齐,掏出自带的小镜子、小梳子,将小分头理得油光可鉴。他笑笑,又连连摆手,说:“看我这样,找对象不受影响吧!”说完便跨上电瓶车一路欢歌而去。

好一个快乐的小漆工!想到他,我的生活也增添了快乐。

人物速写